

永嘉学脉的近代承续

——论宋恕与瑞安孙氏家族对晚清女子教育之贡献^{*1}

傅湘龙

(湖南大学文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2)

【摘要】晚清瑞安孙氏家族致力于振兴永嘉之学。面对晚清女性文化发展的蓬勃发展，孙氏家族几代学人戮力挖掘传统学脉“贯穿古今，通经致用”之义，结合西学东渐过程中的精义，在夫妻平权与子女受教、关注女杰与崇尚才妹、劝说解缠与助益女学等方面著文析理，率先垂范，积极推进该地区女子教育之发展，鲜明体现了永嘉学脉的近代承续。

【关键词】永嘉学脉；承续；宋恕；孙氏家族；女子教育

【中图分类号】I209 【文献标识码】A 【文章编号】1008—1763(2019)02—0096—07

永嘉之学历经薛季宣、陈傅良、叶适的调整，已然确立了事功的发展轨则，使之与朱熹道学、陆九渊心学鼎足并峙。然而，“自元明都燕，取士法陋，温僻荒，至皇朝荒益甚”，有感于此，晚清瑞安孙锵鸣、孙衣言兄弟“力任破荒，不憚舌敝，以科第仕宦之重动父兄弟子之听，于是温人始复知有永嘉之学。”^①后辈孙诒让、孙诒棫、孙诒揆承续家学，审时度势，以更为开放的态度，戮力推进瑞安教育的发展，个中对女性文化的贡献尤值得书写。受惠于孙氏家族、颇富平权思想的开明士子宋恕^②，对推动当地女性教育亦有着重要作用。本文将具体考察宋恕的女性文化思想，以此审视瑞安孙氏家族对晚清女子教育发展之实绩，并藉以观照传统永嘉之学在近代的承续。

一 夫妻平权与子女受教

同治八年(1869)，宋恕年仅八岁，即以能默诵“五经”全文、唐宋八大家文数十篇而闻名乡里。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锵鸣罢官家居，其季女孙季穆喜吟诗诵佛，欲以妻之。光绪五年(1879)，宋恕正式迎娶孙季穆为妻，孙锵鸣《季女于归，手付〈朱子小学〉一书，并系以诗》云：“送汝上檐车，临行付是书。幼年曾课此，尔日莫忘诸。妇职今当谨，母仪道亦储。一般衿帨戒，珍重意奚如。”^③孙季穆自幼熟读传统伦理道德经典，贤妻良母观念深植于心。宋恕时常展现妻子的诗文才能，如窗剪烛步韵唱和，或呈寄外出所咏诗作以求奇文共赏、疑义相析。至于“今交阿明带去五月分脩金及火食费四十一元，乞察收”的行为^④，表明宋恕肩负家庭责任的同时，充分尊重了妻子的家庭话语权，《致孙季穆书》所言“自处事如何排调(按：指转典房田)，一听吾子作主，不必写信问我”亦可为证^⑤。

1*【收稿日期】2018-11-20

【作者简介】傅湘龙(1981—)，男，湖南岳阳人

2①宋恕：《宋恕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3年，第325页。

3①宋恕为孙锵鸣女婿，受惠于孙氏家族，主要表现在：其一，宋恕父亲逝世，恶弟宋存法争产夺权，宋恕险遭不测，宋恕《上外舅夫子书》深情感唱：“几绝而生者，十年之中殆十余次，得人之助力亦复不少，而小姐(指孙季穆)之于礼实有救命之恩！盖礼若不结姻于尊府，必早同六弟被人狼所害！”(《宋恕集》第680页)其二，宋恕蒙李鸿章恩荫，得以派充天津水师学堂任教习委员。究其因，李鸿章乃孙锵鸣于道光廿七年(1847)任丁未会试第十一房同考官时所举荐，故俞樾《贺止园学士七十寿联》云：“天下翰林皆后辈，一朝将相两门生”，即指孙氏所荐、后来官至傅相的李鸿章和两江总督沈葆楨。

现存宋恕的家书数次涉及社会时政，如张之洞缉捕吴保初等五人、日本留学生组编拒俄义勇队、日本政府严禁陆军学生赴演说会并禁止《浙江潮》刊发要密时事、江浙各报公然刊载反逆言论、袁张分南北各省之权，诸如此类，既有对孙诒棫、孙延曙等家族成员生命安危的深切忧虑，也有与妻关切国事共议时政的考量。家书更多的则是频频劝言孙季穆开阔视野，增长识见，例如：“到上海，可同仲恺带佩瑶坐马车游愚园、徐园、张园以开眼界，再去看一看戏，听一听书，皆天下之奇景也，不可错过，天津远不及上海矣！”^⑤尤其是宋恕东渡日本期间，所寄家书详细描述了域外卫生、医疗、科技领域的“文明事业”：卫生环境整洁有序，“几席、窗户，每日馆仆频加拂拭，无丝毫之尘垢，地板皆露木纹，回忆我国风俗，污洁不啻天壤之相去。”强调日本绿荫满地、琴音纷触、窗明几净的人居环境，以合“吾四姊（按：指孙季穆）天性之好洁”，“若见彼国洁状，必不胜其悦。”医学技艺精湛高超，东京专设医科大学，“东京府下医院三千余所，病院亦不少”，“自非一起即属不治之症，无不能治愈。”^⑥科技水平发达先进，大阪府博览会的各类展品，无不令人目迷心醉；汽车、电车通遍全国。其中，最为注重介绍日本女子接受教育的情况：

寓中老幼女仆无一不能笔谈天下事也。且一一能作草书。……女仆皆下户贫女充之，然竟无不识汉字者，且通英、德、法语文者亦有之，工书画、能诗者亦有之！其中户以上之女子，学识之不可思议，昭昭然矣！^⑦

宋恕之所以如此关注中小学及女子教育，与其所持“女人皆读书明理，则人才、风俗必大有转机”的理念有关。与此同时，女儿宋昭是否接受教育，如何培养，这让身在异国他乡的宋恕牵肠挂肚，细微呈现他国的教育普及现状，可以让孙季穆深刻认识到子女接受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，是以许多家书特别标明“瑶同阅”，试图激发宋昭求知问学的志向。尽管日后会面临才女难于择婿的现实窘境^⑧，宋恕在女儿受教的问题上始终倾尽心力。

其一，童蒙课授。由于早年受家难牵累，宋恕逃离在外，直至1892年11月，妻女始到天津团聚。次年2月，宋恕讲授《十三经集字》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日课40字，兼释字词之义。如此坚持半年，宋昭能自行阅读《三国演义》。在与孙宝瑄的交谈中，宋恕对女儿快速成长的经历颇为自得：

小儿教之读书通文，自有捷径。自言其女十岁时尚不识字，十一岁起课以《十三经集字》，日识四十字，兼为解字义，半年已能自阅《三国演义》说部最佳书。即为讲《左传》，使读，不令背诵，甫读完，能成数百言。嗣为解《国语》及《史记菁华录》，三书讫，能自览御批《通鉴》^⑨。

“先史而后经”的授读技巧以及所取得的显著成效，让孙宝瑄慨叹“中国文理得善法，教之更不难”。

以读书识字为基础，宋昭尝试诗词创作，自1898年开始，“学作古诗十余首，进境殊速。”^⑩宋恕从旁助推，邮请俞樾等誉满学林的名师点评。比如，《又上俞师书》讲述女儿宋昭“曾粗涉《左》《国》《庄》《史》《通鉴辑览》及时务书，论古谈今，颇有条理。前读师诗，知孙世嫂许孺人素好吟咏，手写《咏古》十二篇，欲求孺人诲示。”^⑪得益于诸多学殖深厚的名师指点，宋昭的文学素养有了大幅提升，其为洪炳文《楝园读书图》《适园记》诸文题词可窥一斑。对于书画技艺，宋恕亦不遗余力培养。赵元益致宋恕的书札记载：

4②胡珠生编注：《孙锵鸣集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25页。

③《宋恕集》，第709页。

④《宋恕集》，第673—674页。

⑤《宋恕集》第676页。

⑥《宋恕集》，第734—735页。

⑦《宋恕集》，第720页。

⑧如1901年7月13日，宋恕致孙季穆的书札述及：“陆太史昨询及瑶女，我问何以知之，渠曰：‘令爱才名久满此间，但恐择配为难耳！’”（《宋恕集》第709页）同年8月14日书札中又言：“杭城不乏闺秀，但无大著名者。本院总理陆庶常之夫人亦一才女也，终日看书，不问家务，庶常与之反目，数年不交一语，人咸怜之。吴左泉太史之女闻亦颇聪慧，择婿久不得其人，今已年四十余矣。”（《宋恕集》第710页）

昨日奉诵惠书，敬悉一是。令媛欲附坐该公学，习绘事半年，甚好。弟今日往女公学账房面询章程。据云，脩金作半年算，共六元，膳金作五个月，共十元零五角。至于教绘画之期，每逢三、六、九日，女师必到，余日只可自己加工，女师不教也^⑤。

1899年，宋昭始自学画。宋恕东渡日本期间，为满足女儿求取彼国才女书法作品的愿望而百般思虑，最终因“日本中流以上之女子轻支那人殆甚”、“悬润格取笔资者，则因行囊中金少而要需尚多”等原因未能如愿^⑥，但其悉心栽培的行为令人感佩。

其二，培养女杰。宋恕《外舅孙止庵先生挽诗》之二十八云：“侍谈嗟赏外孙女，幼龄心事似批查。不知他日神州域，能否风行五月花。”^⑦因误传为写作《五月花》使美国黑奴得以解放而著称的批茶女士在晚清备受追捧，以其为典范，宋昭自幼树立了崇高的理想与抱负。对此，宋恕拟将女儿培养成本土的女杰，《致孙季穆书》曰：“薛锦琴、林宗素闻皆有与人私通之事，大损声名，此外诸女士则皆同内地一样仍不见容。惟陈撷芬能为白话文，余皆尚不能，合上海及留学日本诸女学生，殆无一人可望瑶之肩背；其胜于瑶者，洋语、洋文、体操、算学四事而已。”^⑧谈及薛锦琴、林宗素声名有污以及陈撷芬文才单一，意在说明上海与留日女学生罕能与宋昭匹敌，宋恕颇为自信的姿态是立足于女儿在道德人格、综合素养方面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。对于可能影响宋昭日后发展的洋语、洋文、体操、算学，宋恕则有意识地弥补女儿的这些知识技能短板，比如常常与孙季穆、宋昭至日本小学观看体操，研读《东语正规》。此书乃唐宝锷、戢翼翬所编日语教科书，由戢氏与日本著名女教育家下田歌子在上海合办的作新社出版，这是“中国人第一部科学地研究日语的书”，就装帧形式而言，也是一部“划时代的作品”^⑨。选择科学规范的日语教科书，亦如同“先史而后经”的授读策略，可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陈淑真甚为推崇宋昭的才学，《致任觉书》曰：“妹诸子百家之书无所不读，今日之时务无所不讲，见识日广，智慧日增，将中国之女子不出于吾妹之上矣！……吾妹曾题家父所著《红衣小儿记》，甚是！”^⑩陈京致宋恕书札亦云：“佩瑶贤侄女文学大进，且其议论甚有巾帼而具须眉之气象，将来必为闺阁异才，曷胜欣佩！”^⑪事实上，宋昭日后推进晚清女子教育，贡献良多（详后论述）。

目前仅见的一封致女儿的书信中，宋恕主要谈及妥善保管公益学校关约及《外舅孙止庵师学行略述》等重要文件；介绍新出报刊《湖北学生界》《浙江潮》的新奇之处、《新民丛报》报道梁启超怒骂上海新少年的详情；谈到杭州城妇女的风习，如粗知文者甚少，但好出门，满街嬉春，衣服全是上海时装，偶有不缠足而穿旗装者。自此以后，宋恕的家信多有“瑶同阅”字样，包括《致孙公权书》亦强调“此信可交昭等一阅”，书信主要阐述留日学生的虚假伪饰习气以及日本蔑视国人的行径，意在激发宋昭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意识与家国情怀。

二 关注女杰与崇尚才妹

在孙氏家族长者孙锵鸣、孙衣言看来，“积善好施”“孝敬仁善”“知书达礼”是他们所理解的“女杰”的内涵与标准。孙锵鸣《叶贞妇传》赞扬叶氏“皦皦不汙之志，贞孝两全”^①，《〈寒泉苦节图〉》，彭恬舫司马属题》咏叹“烈哉一门两女士”、“聋姬亦能骂贼死”，^②其余如《曾氏二贞诗》、《岩庵行，为大岙林烈妇作》，以及孙衣言《黄漱兰少司自江阴寄示马贞女诗，且以潘伯寅尚书所为烈女墓文见寄，属为之诗，即次韵寄之》《李烈女墓表》《孙烈女墓表》《旌表烈妇录序》《两烈妇碑跋》，均属于此类作品。此外，孙衣言《瓯海轶闻》“列女”栏目着力表彰降志节约，居贫若素，闺门肃睦的道德风范（《薛强立夫人》），鸡鸣而起，至夜分就寝的勤劳作风（《侯正臣夫人》）。

5①孙宝瑄：《忘山庐日记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年，第78页。

②《宋恕集》第940页。

③《宋恕集》第592页。

④胡珠生编：《东瓯三先生集补编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265页。

⑤《宋恕集》，第732页。

⑥《宋恕集》，第863页。

⑦《宋恕集》，第717—718页。

⑧实藤惠秀著，谭汝谦、林启彦译：《中国人留学日本史》，三联书店，1983年，第254页。

⑨《宋恕集》，第960页。

⑩《东瓯三先生集补编》，第221页。

较之长者孙锵鸣、孙衣言聚焦于烈女贞妇，后学晚辈孙诒让、宋恕、洪炳文主要关注热心女学倡言革命的女杰。当时，晚清三大女性惠兴、秋瑾、胡仿兰之死，曾激起千层巨浪，成为当时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。瑞安孙氏家族各成员听闻之后，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后续事宜的处理，具体而言：

1905年12月21日，杭州惠兴女士因创办的贞文女学校无常年经费，愤而自杀。惠兴办学寓含着鲜明的民族意识，杭州驻防正白旗人贵林遂积极宣传惠氏事迹，旨在借惠兴殉学意义的阐发以凝聚和重振民族精神^⑥。宋恕祭吊惠兴挽联曰：“众生尚恋生，何图女杰超男杰；说死便真死，毕竟旗人胜汉人。”^④基于倡导女学的共同理念以及与贵林的情谊，宋恕于公于私从旁襄助，扩大影响，亦在情理之中。只是为了依循贵林悼亡的理路，宣扬民族精神，进而强调“若其（指八旗）谋略之沈雄、武力之震耀、气类之固结、风俗之近质，则汉族宁可与之同年而语耶？”^⑤宋恕贬抑自我汉人的身份，也道出了他的无奈与隐忧。傅钟涛致信宋恕书札云：“前承雅嘱，命挽惠兴女士。顷拟就二联，持呈邮政。如尚可用，即祈代寄，挽词容后再作。”^⑧广泛征集挽联之余，宋恕“收贞文女校聘金2元，脩金75元”^⑦，此前曾于1904年9月至次年8月受聘帮助学校维持正常运转，其后又让女儿宋昭任教于该校。

而关于秋瑾遇难，乃徐锡麟枪杀安徽巡抚恩铭案，殃及绍兴大通学堂。省派第一标兵到堂，逮捕秋瑾等人。孙诒让闻讯秋瑾被执，立即电函张之洞，敦请密示浙江巡抚张曾敫，设法营救。终因复电谓“秋果与徐无关，望即提出确证。”^⑨孙诒让难于措辞而作罢。宋恕亦痛心疾首述曰：

山阴鉴湖女侠秋瑾发起女子体育会，曾有诗句云……。丁未六月初六日以徐案被株连，杀于绍兴。其生平善演说，能舞剑放枪，力唱男女革命云。时山阴令李祝嘏以不肯用刑讯，被知府贵禀撤其任^⑩。

孙锵鸣的入室弟子洪炳文编写剧本《秋海棠》，专为凭吊秋瑾被害，“所谓主文谏，此编有焉”，具体地，“若夫女士之事，夫人已知之矣，其不正斥其名，明言其事者，有合乎诗人忠厚之旨；所云海棠、花判、木兰诸名词者，则有合乎诗人比兴之义。”^⑪这种温柔敦厚、怨诽不乱的传统诗教与创作技法，深受业师孙锵鸣的影响。

至于胡仿兰蒙祸，宋恕阅读1907年6月15日《时报》，见有刊载“沭阳胡象九之妹嫁徐沛恩，生有子女，以好学及解足缠被翁姑以毒药逼死”，顿觉愤慨，为之不平，由是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：

湖北人宋观察康复江苏道台报告胡仿兰惨死事于教育总会，由总会请江督查办，复由沈仲礼观察上禀请办。于是淮、徐、海留沪学界公举李璦调查得实，并得到该女士临死交轲夫带去《别兄嫂手书》一通，石印传世因欲入两江女子师范学堂被逼死。宋观察又建议请旌及各地天足会开追悼会^⑫。

通过《时报》披露事件及7月24日登载《淮徐海留沪学界公推调查员李璦报告教育总会书》等相关文件，宋恕获知胡氏欲投考两江女子师范学堂，志在创兴女学，以致遭此祸事。为了伸张正义，宋恕《致陈子言书》（8月16日）云：“顷阅贵报，登有海州胡普芳一事，不胜悲愤，赋此三绝句，录呈左右，并乞代呈狄楚公一阅，可否登入《平等阁诗话》以求海内诗人起和！冀藉

⑥①《孙锵鸣集》，第78页。

②《孙锵鸣集》，第171页。

③晚清三大女性之死，事件本身的详细考量及暗含的意义指向，详见夏晓虹《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235页。

④《惠兴女学报》3期，1908年7月。

⑤《宋恕集》，第278页。

⑥《东瓯三先生集补编》，第323页。

⑦《宋恕集》，第1020页。

⑧陈守庸：《我所认识的孙诒让先生》，《温州文史精选集》第15辑，2001年，第2页。

⑨《宋恕集》，第984页。

⑩洪炳文：《秋海棠》自序，《洪炳文集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330页。

⑪《宋恕集》，第984页。

同声歌哭，力挽此惨俗于万一。”所赋诗作《哀海州胡普芳烈女仿兰》围绕“遵旨放足见杀翁姑”的议题而阐发，维护江苏教育总会、天足会等组织机构的立场，并将“善男子无术救焉”改为“得逢义士奇冤传”^①，褒扬宋康复等人的古道热肠。肇端于此，《时报》广而告之并连续刊登了徐澹庐、秦缙卿、甘泉常等众多文士的赓韵和诗。

对晚清慷慨赴死的女杰，宋恕自是敬佩不已。对其他类型的才女，宋恕亦为之折服。其嘱托孔昭探访女中文人^②，亦从陈维崧《妇人集》《国民日日新闻》《警钟日报》《两浙诗选》《西湖志》等文献中辑录明末闺秀诗歌成集。孙氏家族成员如孙锵鸣《东嘉诗话》钩稽永嘉闺秀汪景兰、陈小兰、姚珊珊的诗句。孙诒让为蒙自伍太夫人《餐菊轩诗草》撰跋，对章学诚《妇学》篇“尊诗礼之隆架，抑鞶帨之浮辞”颇有微词，转而称许刘向《列女传》“惟若辩通，文辞可从”与范曄《后汉书·列女传》“取才行高秀，不专一操”，坚持“艺林舒藻，无间闺门，昭华镌芬，尤珍辞翰”的价值导向，并援据“唐山古歌，爰著刘略；颜峻专集，亦登隋篇”的既有范例^③，为其辑录才女作品提供重要依据。具体地，如“（丙子）出都日记”记述其在平原县二十里铺获见汾阳女史阿珠《和宋芷香禹城题壁诗三绝》，“情词悱恻，殆姬妾之不容于嫡者，然深于诗，如此女子我见亦少矣，惜而录之。”^④孙诒揆（按：字季恒，孙锵鸣之子）雅好书画收藏，1902年6月6日，张桐登门拜访，述曰：

见季恒书室壁上所悬挂者，半是名人遗墨，有琴条一幅，画木犀鸚鵡，极其娟秀，即近日平阳女子蔡笑秋笔也。天地灵淑之气钟于巾帼，令人愧煞须眉矣。闻季恒云，笑秋为人落落大方，无一毫脂粉气，现寓郡城荷花孟介卿家，卖画声价几于户限欲穿。

6月12日，张桐携同林晋三再次造访：

季恒又出女子蔡笑秋所绘工笔大琴条四幅，其落笔秀逸，着色生动，令人玩之增爱，中有一幅绳络南瓜于竹棚，尤见生动。又有香山傅小方工笔甚妙，事本甚俗，而出之女史之笔则甚雅，叹观止矣^⑤。

蔡巽（1885—1975），字笑秋，画家蔡英长女，创办平阳县立女子高小，精于绘制花鸟草虫，尤工牡丹、菊花，落笔秀逸，能从俗事中显见雅趣。孙诒揆将尚未出阁的蔡氏画作与名人遗墨并置悬挂书室，且数次展示不同作品，足见其对蔡氏、傅氏等闺秀才华的欣赏与推崇。概言之，不论是编选女性作品集、抄录女子题壁诗，抑或收藏闺阁的娟秀画作，瑞安孙氏对才女群体的关注与敬意，亦值得书写。

三 劝说解缠与助益女学

晚清放足，经由来华传教士尤其是戊戌维新知识分子的倡导，“废缠足”与“兴女学”已经提升至强国保种的重要层面。康有为《请禁妇女缠足折》、梁启超《戒缠足会叙》被广泛传阅，广东南海康氏不缠足会、上海不缠足会相继成立，有力推动了全国解缠风气的盛行。孙氏家族成员采取著书立说、登台讲演等不同方式劝说解缠，使瑞安地区废缠足的呼声高涨。

宋恕阅读“《申报》载某闺秀《伤裹足》文，极陈骨折肉溃之苦，字字皆泪，读之长叹”^⑥，当年幼女儿放足时，便多了几分同情与理解，遂再三叮嘱妻子曰：“瑶缠足切宜松，我爱瑶如己，切勿打！”^⑦所撰初稿《六字课斋卑议·变通篇》“女学章”认为缠足使人“体残气伤，生子自弱，士夫奄奄，此实其源”，故呼吁“旧缠女人，年未十六者悉勒解，十六以外者听便，不勒解”，“敢私缠者，重惩家长”^⑧。

7①《宋恕集》，第632页。狄葆贤在《平等阁诗话》卷二评此诗云：“三诗有典有则，惜往伤今，元道州、白香山时有此种意境。”

②孔昭曾致宋恕书札云“承属探访女中文人，俟有所闻，即当报命。”《东瓯三先生集补编》，第160页。

③孙延钊：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233页。

④孙延钊：《孙衣言孙诒让父子年谱》，第450页。

⑤《张桐日记》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97—98页。

⑥《宋恕集》，第70页。

如果说缠足导致“士夫奄奄”的论述略嫌笼统，其用白话文撰写的《遵旨婉切劝谕解放妇女脚缠白话》二十六条劝解放足的原因则显得切实具体。其一，针对下层社会，宋恕援引先圣时代不缠足、当今皇亲贵族与清官忠臣均推行放足的历史共性，使之产生心理共鸣，进而列举解缠可以释除心头之病、便于种田挑担、避免兵火水风灾害等各种现实功效，甚至还有着“往生西方”的美好归宿。对于放足容易堕落之类以男性为中心的谬论，宋恕旁征博引，一一予以驳斥。其二，女子缠足，主要原因在于女子无学、旗汉不杂处，以及通过观演、听闻而形成描述古今美妇才女必曰“三寸之足”、愚笨丑陋女子必曰“盈尺之足”的思维定势，其三，要增立新令，变通旗籍旧章，上策则是“追三代之典，师东邻之制，下教育之令：令民男女六岁皆入学。”^⑦主张女子入学受教，这是宋氏始终秉持的观念，故《六字课斋津谈》“风俗类”云：“女子多不识字而老死乡里，非但终身未见有不裹足之女，且未闻有不裹足之说，视裹足为世间女子之公法，宜其万不敢犯也。若使识字、游历之风开，则虽官令裹足，犹将格也。”^⑧

瑞安地区放足观念之所以能够推行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孙氏家族建言献策与躬行垂范。孙锵鸣深深哀叹温州地区“女足无一不缠”，为承继父亲劝解缠足的未竟之志，孙诒棫撰写《劝女子不缠足启》，刊于《新世界学报》第三期，并出资印发《遵旨婉切劝谕解放妇女脚缠白话》数万份，声称：“如果还有些不明白，可到城内大沙巷孙宅问九少爷。”孙诒让：

在报纸上得此消息（按：上海不缠足会），即言于仲父锵鸣，因锵鸣当时方议改良乡俗也。锵鸣深韪之，而终以地方旧习暂难革除，未能果行。锵鸣歿后，林太夫人念及此。至是年，本省有杭州成立天足会，系由士绅高□□钟□□之母太夫人发起，诒让闻之，又言于林太夫人，林太夫人亟命季芑和诒让商酌办法，着手进行，订立会章九条。

该会成立后，即印刷诏文附办法，发送传观，并由会员家妇女先自放足，以示提倡，同时由会员随时随地向其亲戚朋友讲述我国古来妇女缠足之害，使得有所感动。于是旬月之间，本城士绅家解者几半云。^⑨

孙诒让时常向仲父孙锵鸣及林太夫人呈禀全国各地放足新闻，起草劝解缠足会会章，并切实履行会员向亲戚朋友剖析缠足之害的职责。其《复刘祝群书》认为“解缠一节，此为保种第一要义。舍间妇女均已解放，贵族千年华胄，切望实力举行为乡里倡！”谆谆劝勉刘耀东能担此道义。

1902年冬成立的瑞安劝解妇女缠足会，会址设在城内东北隅的长春道院，有男女会员共计二十余人，林太夫人担任会长。孙氏家族的女性率先放足，以示提倡：“目今我们孙宅大房、二房，从老太太起，以及许多少奶奶、小姐、孙小姐，统统遵旨放脚了。你们不信，可到城里大沙巷孙宅门前问鞋店老司，自然相信。”^⑩宋恕的日记详细记载了孙诒棫、孙延曙等人紧锣密鼓劝解放足的满腔热忱，诸如分发传单、寺庙演讲：“五月初九日始，公侠（孙诒棫）发动解缠义举。十一日，全宅动力充足。十二日，始分知单，廿二日付刻，六月初一日刻就。”“初五日，《解缠公文》付印。”“初八日，公侠为唱词人两人说缠禁。初九日，又为乞妇两人说缠禁。”“九月十九日，公侠、公权（按：孙延曙）如各寺庙演说缠禁，叶芑汀亦同去。”宋恕作为家族重要成员，亦不遑多让，“九月廿四日至十月初二日止，共八日，作《解缠白话》，连誊毕，约万字上下。”^⑪

虽然如此孜孜以求，但长者孙锵鸣遭遇的“终以地方旧习暂难革除，未能果行”的困境，同样考验着孙诒棫与宋恕。尽管精心选择演说手段（为唱词人说缠禁，以便利用唱词通俗浅显、口传迅速和感动人心的特点，或者请乞妇沿街叫唱）、场地（人头攒动的寺庙），效果却不尽如人意，张桐如实记录了光绪二十九年（1903）正月初九日劝解放足的艰辛与窘境：

命培春兄贴演说告白，并知会戏班早打头通。上午即同季芑、小竹、羽仪先到神庙台上少坐。俄而左髓、让卿、镛旦诸人均至，戏班即打头通。演八仙毕，游人渐集，季芑遂在台上演说一番。旋以俗人无知，口语嘈杂，即停演回家^⑫。

可见，孙诒让所述“旬月之间，解者几半”的实际成效，仅限于“本城士绅家”，其中又有赖于孙氏家族身先士卒及门人陈

^⑦ 《宋恕集》，第665页。

^⑧ 《宋恕集》，第17页。

戴宸、黄绍第的通力倡导，而且经历过“虽多隐衷同情，然皆徘徊未敢显入”的艰难过程^⑧。

因戒缠足与女学堂一体相关，密不可分，学校是推广放足的场所，解缠又以受教育成有用人才为皈依，是以孙锵鸣、孙诒让、宋恕等倾注心力兴办学堂、报刊，使戒缠足与兴女学相辅相成、相生相续。

有鉴于近世浙西“稍存唐宋遗风”，“尚时出小闺秀”，“稍识字者亦较多”，而瑞安受闽地风俗“逼死报烈，惨均印度，而贱女学几同失节”的影响，以致“抑女日甚，女学几绝”，“稍识字者且如晨星”，孙锵鸣“独早有见于女学之重要，时时慨然为乡士大夫引西汉诗说，述三代女学之盛，津津乎有味其言之，以期渐移积习，由是温女识字者渐多焉。”^①宋恕认为“人之生也，得母气居多，其幼也，在母侧居多，故使女人皆读书明理，则人才、风俗必大有转机。”^②诸如此类，与梁启超所言“蒙养之本，必自母教始。母教之本，必自妇学始。故妇学实天下存亡强弱之大原也”的观点如出一辙^③。如何兴设女学？宋恕在初稿本《六字课斋卑议》“变通篇”倡导曰：“今宜每保设女学馆一区，公择识字女人为师，一切如村学法，惟到馆以百日为限。”^④女学的创办仍是效仿“村学”模式，且较之童蒙“每岁定须到馆二百日”的规章来说，女子受教“以百日为限”以及略去“不者罚其父母”的种种“宽容”，反映了彼时宋恕仍持观望温和的态度。尔后在印本《六字课斋卑议》中将原有的“村学”、“女学”两节合并为“开化章”，对女子受教的态度更为明晰与坚决，“女不可不学，尤甚于男。”“今宜取法日本，下教育令：令民男女六岁至十三岁皆须入学，不者罚其父母。”^⑤孙诒让亦倡导“仿美、日学制，略为变通，女子十二岁以下，可以与男生共学”^⑥，甚至提出“设女学位以奖女学”：

凡女子有文学，与高等小学、中学毕业生程度相当，或国文、算学、西文有专长，足任女教员者，准各处劝学所查明，详提学司，派视学员就近考察，酌给学位。以后女校毕业生，亦照此例，给予奖励。其有才行高秀，如曹大家、宋宣文者，准破格奏奖，以示优异，亦提倡女学之一端也。^⑦

落实到具体行动，孙氏家族可谓尽心尽力。例如，1904年9月，宋恕接受杭防协领贵林的邀请，担任积善坊巷女校教习，后又接受贞文女校之聘^⑧。因宋昭“经明行修，声誉久著，吾邑学界中皆相仰镜”，陈承绂致信宋恕，“前托敝堂苏君仲炬代为致意，未知不复远游，思兴故里，肯任义务，令女公子来振女学以化女界一切文明否？”诚邀宋昭担任教员^⑨。此外，宋氏父女筹划创办女学会，在《简报》登载女学会创设事宜，印制并广泛赠阅《女学会启》，响应者颇多。

孙诒让担任瑞安普通学堂总教习以及温、处两府学务处总理期间，先后成立瑞安私立女子蒙塾（后改为公立德象初等小学堂），平阳毓秀女学堂，瑞安毅武、德象女子初等小学堂，乐清组强、朴头女子初等小学堂，短短几年间帮助创建二十余所女学堂，占据浙江全省所办女学殆半。此外，分别于1906年、1907年主持召开温处学务总汇处评议大会，集中讨论如何推广女子教育。1907年赴杭州参加浙江全省教育总会成立大会，途经上海时，孙诒让不忘参观当地中小学及女子学校，取阅各校章程、施

^①《宋恕集》，第270页。

^②《宋恕集》，第71页。

^③孙衣言《孙诒让父子年谱》，第306页。

^④《宋恕集》，第333—334页。

^⑤《宋恕集》，第959—960页。

^⑥《张桐日记》，第102页。

^⑦《宋恕集》，第908页。

^⑧《宋恕集》，第328页。

^⑨《宋恕集》，第17页。

^⑩梁启超：《饮冰室合集》，中华书局，2008年，第40—41页。

^⑪《宋恕集》，第17页。

^⑫《宋恕集》，第250页。

^⑬俞天舒：《孙诒让教育活动年谱》，《瑞安文史资料》第15辑，第30页。

^⑭张宪文辑：《孙诒让遗文辑存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1989年，第44页。

^⑮宋恕曾记载“甲辰九月至乙巳八月，收积善坊巷女校程仪12元，脩金120元；收贞文女校聘金2元，脩金75元，又贵老太太压岁1元。”《宋恕集》，第1020页。

^⑯《东瓯三先生集补编》，第241页。

行法则及历年办学的文件表册，以备瑞安教育发展之需。

四 结语

浙江瑞安地区著名学人孙衣言、孙锵鸣昆仲以及后学孙诒让、宋恕、陈黻宸、黄绍箕等，于中西文化碰撞的大变局中不断调整转化，采取有别于国粹派、西化派的文化路线，在教育、实业诸多领域引入西方文明，破除陈年积弊，成就斐然。面对晚清女性文化发展的蓬勃态势，孙氏家族几代学人戮力挖掘传统学脉“贯穿古今，通经致用”之义，结合西学东渐的精义，在夫妻平权与子女受教、关注女杰与崇尚才姝、劝说解缠与助益女学等方面文析理，率先垂范，积极推进该地区女子教育之发展，鲜明体现了永嘉学脉的近代承续。